

王老師講修辭

彭先初編著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王老師講修辭

彭先初編著

湖北人民出版社
1958年·武汉

內容提要

本書用講故事的形式，通過人物對話，引用比較典型的例句，通俗地講解修辭方面的一般常識。書中一至七節講明消極修辭，八至十四節講明積極修辭，全書講解的重點放在積極修辭方面。可供業余初級中學學員或其他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讀者自学參考用。

王老師講修辭

彭先初編著

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(武漢解放大道332號)

武漢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新出字第1號

新华书店武汉发行所发行

武汉市国营武汉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¹开·4¹/₁₆印張·92,000字

1957年6月第1版

1958年7月第3次印刷

印数：83,001—95,000

统一书号：T·8106·16

目 录

一	开 场 白.....	1
	——什么是修辞	
二	从“风景幽美”谈起.....	5
	——学修辞要学些什么？修辞和语法的关系	
三	说话要说清白.....	8
四	不要重复罗嗦.....	13
五	“量体裁衣”.....	16
六	前后要呼应.....	19
七	不要打自己的嘴巴.....	22
八	把词语重迭起来.....	26
九	反反复复.....	30
十	精简省略.....	34
十一	整整齐齐和参差不齐.....	38
十二	一步逼进一步.....	42
十三	一个接一个.....	44
十四	调换位置.....	46
十五	突然停断.....	50
十六	换个说法.....	52
十七	又深刻又简炼.....	55
十八	用 比 方(一).....	59
十九	用 比 方(二).....	64

二十	用 比 方(三).....	68
二一	用 代 号.....	71
二二	用綠叶衬托紅花.....	76
二三	录音和照相.....	79
二四	把东西当人，人当东西.....	82
二五	講 故 事.....	86
二六	用“画笔”来写文章.....	90
二七	突然面对面.....	95
二八	說得夸大些.....	99
二九	說反面話.....	104
三十	从旁托出.....	107
三一	避开一点說.....	110
三二	用 問 話.....	113
三三	用感叹話.....	117
三四	学习学习再学习.....	121
	后 記.....	126

一 开場白

——什么是修辞

某职业业余文化补习学校，这天夜晚上課之前，各个課堂里照常是說笑、唱歌，热闹得很；等上課鈴声一响，也都馬上安静下来。可是你听，为什么初中班課堂里却还那么热闹呢？呵，你看，原来他們正在領取剛剛批改下来的作文卷子呢。他們可高兴啦，有的在翻看着自己的卷子，咿咿呀呀地朗讀着；有的三三两两地在交谈，不时发出感叹声和欢笑声。坐在头一排座位上的赵春民和小吳，一边交換着作业，一边低声地談論。赵春民說：“哎，怎么搞的，我的作文老限在这个水平上，爬也爬不上去，上学期是这样，这学期这个开張第一篇还是这样！用的詞既不美丽，句子也不生动，平平淡淡，死死板板，一点味儿也沒有。——我們，嗯，要能学学修辞就好啦。”小吳說：“学修辞？是啊，我也这么想过。”張师傅听他們談論得很起勁，从右边座位上挨近来，眯缝着眼說：“‘修辞’？那是文学家的事，一丈二尺高的和尚，我們能摸着‘头脑’嗎？难吧！”他这一說不打紧，可引起了一場爭論，把附近座位上的同志也都吸引攏来了。班长李建华极力贊成赵春民的意見，他說：“請王老师給我們講講修辞吧，沒有問題，这对提高我們的写作能力一定是有帮助的！”这时人群中有人喊：“对！”于是大家都鼓起掌来，一个个都望着王老师。

語文教員王老师，在課堂里踱去踱来，有时弯下腰去，向

提出疑問的學員同志解釋着什么。一聽前面同志們談論得这么熱鬧，他早已走近了人群的外圈。

“同志們！”王老師開始講話啦，全堂同志都安靜下來，“‘難’，在我們工人階級的字典里是找不出這個字來的。要說‘修辭’這門知識嗎，它也並不只是文學家才會，更不是‘一丈二尺高的和尚’；只要大家肯學，是能聽得懂的。——不，不但能聽得懂，而且事實上，你們已經用上了呢！”說着，他伸手去拿張師傅的作文卷子，翻了翻，對張師傅說：“好吧，你說你聽不懂，我看你也早已用上了呢！不信，你听听你自己寫的——”說着，他把作文裏的話念起來了，同志們很高興地聽着：

“第一生產小組，上個月內又超額完成生產任務百分之二十八！”

當看到這個捷報的時候，我心裡高興得象春天開放的花朵一樣。

念完了，王老師放下本子笑着說：“這裡，‘象春天開放的花朵一樣’，多美的句子啊！這就是修辭的寫法！”

“哦，這就是修辭的寫法？”大家都驚喜地說着；張師傅直翻白眼。

“不僅你們，”王老師接着說，“就是不識字的人，他說話也會講究修辭呢，不過他沒意識到這點罢了。譬如，在暑季里，人們常常一邊死勁搗扇子，一邊說：

哎呀，這個鬼天氣，把人都熱死啦！

“大家想想吧，天氣就是天氣，怎麼會是個‘鬼天氣’呢？它是不是真的‘把人都熱死啦’呢？顯然不是，這都只是修辭的說法啊！”

“這樣看來，能說修辭只是文學家才會的嗎？能說修辭是‘一丈二尺高的和尚’嗎？當然不能。这就告訴大家：修辭是人人能會，人人用得着的。你們，初中班的學員，學學修辭是可以也是需要的。在這一學期里，給大家講講修辭，我本也有這種打

算呢……”

大家听得正有劲的时候，小吳插問了一句：“怎么說剛才那兩句話就是修辭的寫法呢，我還沒聽明白。”

“啊，這個，”王老師說，“好，讓我從根講起吧。

“大家知道，我們寫話，無非是要向別人表达意思。有的人話寫得好，意思就表达得好，別人看了就很明白，很信服，很受感動；有的話寫得不好，別人看了不但不信服，不受感動，而且捉摸了半天還不知道他到底說的是什麼，不清不白，傷盡了別人的腦筋。因此，要想把意思表达得好，就必須把話寫好；要把話寫好，就必先要把話寫清白：要把話寫清白，并進一步寫好，是需要有技巧的。到底什麼是修辭呢？簡單說，就是寫話的技巧啊。

“修辭，既是寫話的技巧，那麼，那些僅僅合乎語法的、平平淡淡的話，在表达意思方面又沒有什技巧的，那就算不了是修辭的寫法。剛才舉的那兩句話，拿第一句來具體地說說吧。照平常的一般寫法，這話本來就可以這樣寫：

……我心裡高興得很。

“但是，把自己的高興的情緒這樣干巴巴地寫出來，能引起別人什麼新的感覺嗎？不能。因為首先你自己就不能給人家什麼新的印象，你只給了人家一個副詞——‘很’的抽象的概念。這就是僅僅在語法上沒有錯、但卻是沒有什麼技巧的、平平淡淡的話。而說成‘高興得象春天開放的花朵一樣’，話就生動活潑，鮮明有力了，人家看了之後，就會感到非常輕舒愉快；巧妙地撥動了人的心弦，就會自然地激起人家對這個‘捷報’起着歡樂的共鳴。這樣，這個話，不但較好地表達了自己的情意，同時，對別人還能起到較好的鼓舞作用。這樣，很明顯，這個寫法就比那個平平淡淡的干巴巴的寫法要好得多，所以說，

这就是技巧的寫法。我們管这种技巧的寫法，就叫‘修辭的寫法’。”

大家目不轉睛地望着王老師，越聽越有意思。張師傅的心里也象搬掉了一塊石頭一樣，輕松很多。小吳心里乐乐和和的，嘴里說：“啊，那太好啦，學了修辭，把文章寫好就完全有本錢了！”

王老師搖搖頭說：“那可不見得。要想把文章寫好，最重要的條件是什么？學了修辭就‘完全有本錢了’？大家想想小吳的話對不对。”

王老師這一提，大家就談論起來了。張師傅粗着嗓子說：“要想把文章寫好，我看，第一要自己热爱劳动，积极參加生产和斗争。”趙春民說：“对，我同意我們張師傅的意見；另外，我說，要想把文章寫好，还要有正確的立場、觀點。”李建华也說：“还要有一定的觀察能力和分析能力。”……最后，王老師說：“大家說的都对。要如何才能把文章寫好，这是一个技巧問題，但是技巧要表現个什么样的‘內容’呢，这就是个更重要的問題了。技巧再高明些，文章寫得再漂亮些，假如沒有內容，那就是一篇廢話；假如是一些坏內容，那就只有扔到茅坑里去喂蛆！所以，內容是主要的，技巧是从屬的。写文章的人掌握了較好的內容，用正確的立場、觀點去加以觀察、分析，然后在表达自己的意思的時候，再講究一些技巧；这样的文章，才会是一篇比較好的文章。假如有人不热爱劳动，不积极地投入生产和斗争，不注意政治学习，不注意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，而一味追求写作的表現技巧，那就是本末倒置，那就是大錯而特錯。把修辭看成是‘一丈二尺高的和尚’固然不对，把它当作万灵藥也是不行的。这一点，大家必須首先認識清楚。”同志們邊聽邊点头，看样子是在用心地默記着王老師的每一句話。

停了一会儿，王老师问：“这样讲，大家明白不明白？”同志们一个声地回答说：“明白！明白！”王老师接着说：“好吧，以后我每周抽一堂或半堂课的时间，给大家单另讲讲修辞；今天讲的就算是‘开场白’吧。”

二 从“风景幽美”谈起

——学修辞要学些什么？修辞和语法的关系

王老师说：“上次给大家讲的什么是修辞，有什么问题没有？”

停了一会儿，赵春民说：“上一次讲的，我懂得了；只是刚才我看了一下江素曼的作文，其中有一段话，我看了半天也看不出里面有沒有修辞的地方。”说着，他把江素曼的作业递给了王老师。王老师接过来，看了看，这段话是这样写的：

昨晚上看电影（“人民心一条”），在银幕上看到了我們可爱的首都——北京。北京是我国古今有名的地方，有很多古迹，例如：九龙壁完全是用大理石雕刻成的，很美观，风景幽美。

王老师把这段话念给大家听了，问：“大家看看，这段话里有没有修辞的地方？”

大家都回答不出。

“我讲过，”王老师说，“修辞，就是写话的技巧；掌握了这种技巧，就可以把话写得清楚明白，生动有力。现在，我们就来检查一下这段话吧。这段话，先说昨晚上看了一场电影，再说在银幕上看到北京，然后说北京是我国古今有名的地方，有很多古迹；有些什么样的古迹呢，于是举出了九龙壁作为例子。

話寫到這裡還算寫得不錯。”王老師說到這裡，忽然轉換了口氣，問：“但是，在寫法上，除了用上了例證這個優點之外，大家看看，這段話裡還有沒有毛病？”這一問，可把大家嚇住了。王老師接着說：“我看，在這段話裡還有連寫話的起碼要求都沒達到的地方呢！”

“還有連起碼要求都沒達到的地方？”趙春民驚異地問道。江素曼心裡早已有數，因為在她的作文本上已經有了批語，不過剛才趙春民可就沒注意到。

王老師說：“嗯，是有。在什麼地方呢？就在末尾的‘風景幽美’上。”趙春民皺起了眉頭，說：“這有什麼不好呢？”王老師說：“你想想吧：什麼地方風景幽美呢？要回答這個問題，那就只得往上讀一讀。而上面的主語是什麼呢？很明顯，是‘九龍壁’。但是，你們再想想吧：九龍壁上會有‘風景’嗎？”經王老師這一指点，大家心裡忽然亮堂了。趙春民也連連點頭說，“對，對，九龍壁上是不會有什么風景的！錯就錯在這裡。”

“到底‘風景幽美’是指什麼地方呢？”王老師又問。

“指北京！指北京！”大家異口同聲地回答說。

王老師說：“是的，九龍壁上既不會有風景，那麼從文章的意思來看，這個‘風景幽美’就該是指北京啦。但是，這都只是我們的分析和判斷，到底作者的原意是指什麼呢？……”

“要江素曼自己說說吧！”小吳提議說。王老師笑了笑，說：“好，江素曼，你自己發表意見吧。”江素曼站了起來，說：“這個‘風景幽美’，我心裡的意思是指杭州西湖……”她的话還沒說完，全堂已是哄哄地笑開了，他自己也忍不住地笑了起來了。

“好啦，好啦，”王老師擺擺手，要大家安靜下來，“這就太奇怪了，本來是說北京，可一下就扯到杭州西湖去了！心裡的意思不明寫出來，前後脫了節，人家怎麼能看得清，怎麼能不

引起誤解呢？——話沒寫清白，別人看不懂，甚至引起誤解，這不就是連寫話的起碼要求都沒達到嗎？”

王老師接着往下講：“我們學習修辭，首先就要學會把話寫得干淨利索，清楚明白；也就是說，必須首先學會掌握一些寫話的起碼要求。只有首先把話寫干淨利索了，寫清楚明白了，也就是能掌握住寫話的起碼要求了，我們才能進一步要求寫得好一些，寫得生動有力些。在修辭學上，這種起碼的要求就叫做‘消極修辭’，進一步的要求就叫做‘積極修辭’。我們學習修辭，主要就是學習消極修辭和積極修辭，也就是學習如何選擇詞語，如何修飾句子，如何把話寫得生動有力。”

王老師講到這裡停住了。趙春民又把眉头皺了一皺，象在思考什麼問題似的。忽然他說：“這樣說，修辭和語法又有什麼區別呢？”

“有區別，”王老師解釋說。“我以前跟大家講語法時講過：語法是用詞造句的規律。也就是說，語法只要求我們用詞造句要合乎一般習慣規律。修辭呢？它就不同啦，它進了一步，要求用詞要確切，要求把句子修飾得好些，要求把話寫得生動有力些。簡單說：語法只管句子寫得通不通，修辭却要問句子寫得好不好。比方，有這樣一句話——”說着王老師轉過身去，在黑板上抄寫着：

帝国主义就象一只老鼠一样，常常咬人，我們要时刻提防。

“這句話，”王老師接着說，“從語法上來看是沒有毛病的，因為什麼詞摆在什麼位置，它都合乎習慣規律；但從修辭上來看，它却不是個好句子。為什麼呢？因為，‘象一只老鼠一樣’這個比方打得不恰當。老鼠，膽小怯懦，鬼鬼祟祟；用這種動物，怎麼能比方出帝國主義的那種窮凶極惡、侵略成性的特點呢？也許別人會說：‘哎，一只小老鼠，有什么可提防的，腳一蹬，

‘它就溜了！何必大惊小怪呢。’你們想想，这样一方，沒有能把事物的特点恰当地比方出来，話还有什么力量呢？效果又怎么会好呢？所以这个話，在語法上虽然沒有毛病，但在修辭上却是个不好的句子。如果我們把它改一下，改作——”王老师伸手把“老鼠”两个字抹掉，改作：

帝国主义就象一只餓狼一样，常常咬人，我們要时刻提防。

王老师边改边說：“这就好了，这在修辭上，就是个好句子了。

“当然，我們这样来区别修辭和語法，只是为了学习和研究的方便；其实，它們之间的关系又是很紧密的。举个例子說吧。有一位同志，他写下了这样一句話——”王老师說着又往黑板上写道：

由于大家开动脑筋找窍門，获得了竞赛红旗。

写完了，王老师說：“这个話，‘获得’缺主語，在語法上說，就是个錯句。在修辭上說，誰获得了红旗？是我們？是你們？是他們？——这个話說得不明不白。話說得不明不白，就不能把意思很好地表达出来，在修辭上說就不是个好句子。所以，一个在語法上有錯誤的句子，在修辭上也就更談不上是一个好句子了——赵春民，你听懂了吗？”

赵春民高兴地說：“呵，懂啦，懂啦！”

三 說話要說清白

王老师說：“你們都想快点学习积极修辭，使自己写作的时候，能选用最好的詞語，造出最美的句子，把話写得生动有力，

是不是？”

小吳回答說：“那當然羅！”

“但是，”王老師接着說，“不要着急，在講積極修辭之前，我得先跟大家講講消極修辭。”

“今天就講消極修辭嗎？”小吳問。看樣子，他是很着急的，恨不得一下子就要學習積極修辭。

“對，對。”王老師點了點頭。這時，坐在最後一排座位上的吳福仔輕聲說：“王老師，消極修辭指的是些啥呀？”可是，王老師並沒有回答他，——可能是沒有聽着吧，只顧拿起粉筆就往黑板上寫：

去年八月下旬，我下車後，扛起被包，拿着介紹信就去找人事科。
寫完了，王老師說：“在消極修辭方面所要講的問題是很多的。今天，我只講一個問題——‘說話要說清白’。

“說話要說清白，這似乎很簡單，拿某些同志的話來說就是‘沒有什么了不起的’；可是不，你們在這方面出的毛病却很多。大家看看黑板上這個例子吧。——這就是從你們的作文里抄下來的。這個話就沒說清白。”

“嘩？”小吳兩眼凝視着黑板上的例句，驚呀了一聲。

王老師笑着說：“你們覺得很奇怪嗎？——它就是沒說清白！

“為什麼說它沒說清白呢？大家知道，我們寫一個事情，總得把什么人、什么事、什麼時間、什么地方交代清白。在這句話里交代了人——‘我’，時間——‘去年八月下旬，下車後’。但是，說的是件什么事呢？是因為工作調動而去找人事科的呢，還是因為臨時出差？或者因為其他？……這是什麼單位的人事科？工廠的？機關的？……從什麼地方到什麼地方？在什麼地方下的車？下的是三輪車？汽車？火車？……這些都沒有交代，在整篇文章里也看不出。應該交代的沒有交代，能說它把話說

清白了吗？”

李建华說：“啊，是的，从字面看去，它好象沒錯，可是細細想一想，它的确還沒說清白。”

王老師又說：“說話沒說清白，這個毛病在你們的作文里還有的是呢。”說着，他轉過身去，在黑板上寫下这么两个錯例：

我一方面学习，一方面学习业务，两下进步都很快。

这次的实际教育，使我在思想上有了一个九十五度的大转弯。

王老師說：“这两个例子，也是說話沒說清白。在第一个例子里，‘业务学习’指的是什么，我們都懂得；但是‘学习’，我們就捉摸不定了，因为它指的太广啦。要說学习有政治学习，文化学习，业务学习等等吧，那‘业务学习’就已經包括在‘学习’里面了；‘业务学习’，既已包括在‘学习’里面了，为什么还把‘与’‘学习’并列呢？这种并列是不合道理的。假如我們改作‘一方面学习文化，一方面学习业务’，这不就把話說清白了，什么問題也沒有了嗎？”同志們都点了点头。王老師接着講：

“第二个例子，可就更奇怪啦！‘九十五度的大转弯’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讓人家如何理解呢？这大概是他的‘創作’吧！”說着，小吳忍不住咯咯地笑了兩声。

王老師放下粉筆，說：“用詞含糊、籠統，或者生造古怪的詞語，都是要不得的，都不能把話說清白。”稍停了一会，王老師接着說：“你們当中，有很多同志是基层工会的干部。在你們的工作總結或工作報告里面，是不是都注意了把話說清白呢？”

大家應聲說：“哪里，哪里，毛病一定多着呢！”張師傅說：“要这样严格地細擺起来，嗯，我看我們寫的東西可都不保險啦！”小吳却不同意他的說法，說：“这怎么是‘严格地細擺’呢？王老師不講过嗎，消极修辭还只是‘起碼要求’啊！”說着，大家

都笑起来了。

王老师說：“对，这并不是‘严格地細摳’，而是說話寫文章的起碼要求。誰要摸起筆來信手就寫，寫完就算，也不回來檢查檢查，那可真不敢保險！不信，我再舉幾個例子給大家看看。”說着，他又在黑板上抄寫起來。

我們今年的勞保开支也是很大的，計有劉金梅、黃志華等十二位同志享受了生育補助，女同志還享受了五十六天的產假期工資。

在我們機關的新年團拜會上，全體幹部首先舉手向毛主席致敬。

小劉的态度可真得改呀，那天他股長在電話中批評了他几句，他氣的把電話都摔了。

“這三個例子，”王老師笑着說，“又都是沒把話說清白。在第一個例子里，‘女同志還享受了五十六天的產假期工資’就說得很含糊，一含糊，笑話就出來了！你們說：什麼樣的女同志才享受五十六天的產期休假呢？是不是所有的女同志都能享受？……”王老師的話還沒說完，大家就咯咯地笑起來了。小吳說：“那當然是生育了的女同志啦！”

“是的，”王老師說，“是這樣。但是話就沒有說清白，只含含糊糊地說了個‘女同志’呀！所以，還應當把這個話修飾一下，加個限制才行。”王老師把第一個例子改成了這樣的：

我們今年的勞保开支也是很大的，計有劉金梅、黃志華等十二位同志享受了生育補助。生育了的女同志都享受了五十六天的產期休假，休假期間，工資照領。

“第二個例子有什么毛病呢？”王老師這一問，誰也沒能回答出來。有的說這個句子沒有毛病吧，有的說看不出什么毛病來；

只有李建华提出了这样一个問題：“这个机关是个什么机关呢？是中央的机关嗎？毛主席到你們机关里来参加团拜会了沒有？”

王老师說：“对啦，這句話只要这样一問——毛主席到你們机关里来参加团拜会了沒有？——毛病就显出来了！毛主席既沒有到你們机关参加团拜会，那么，很明显，你們是向挂在礼堂正中的毛主席象致敬。所以，必須在‘毛主席’下面加个‘象’字才对。”

“再看第三个例子吧，”王老师接着說，“你們說：‘電話’这个东西能‘摔’嗎？被摔的到底是什么呢？”

大家正在考慮的时候，小臭脫口說出：“摔的應該是‘電話机’，掉了个‘机’字！”

“摔的是‘電話机’嗎？”王老师又問，“打電話的时候，生起气来，誰会抱起整部電話机就往地上摔呢？”

“呵，說錯啦說錯啦，摔的不是‘電話机’，是‘耳机’！”李建华急着說。

“对！”王老师說，“摔‘電話’是不合道理的；摔‘電話机’也不会合乎事实；摔的应当是‘耳机’啊！”……

最后，王老师总结說：“我們造詞造句，含糊、僵硬，生造詞語，自以为自己心里明白就行了，写完了就算‘完成了任务’，也不回头来檢查檢查：这是頂要不得的。文章既是給人家看的，就必须把話写清白，讓人家一看就懂，不发生任何費解和誤解。要是讓人家看了半天也沒看明白，甚至发生誤解，这就不只耽誤了人家的宝贵时间，而且还会誤了事。自己白費时间、白費笔墨不说，还損坏了我們祖国語言文字的健康；这是多么不应该啊！”